

灵魂拼图

我谈了一场不存在的恋爱，

恋爱的结局，
必须以死亡告终。

Ling Hun
Pin Tu

- 橘子宸 -
著

海外版

重重梦境
精心设计

他只为找到真正的她

郊区别墅凶杀案
牵出沉寂多年的罪恶

失踪多年的人格解离症少女

邂逅

帅气心理学教授和她的神秘“恋人”们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—

“你相信恋爱可以治病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爱，拥有治愈一切苦痛的力量。”

灵魂拼图

Ling Hun
Pin Tu

- 橘子宸 -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魂拼图 / 橘子宸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8.5

ISBN 978-7-221-11405-1

I. ①灵… II. ①橘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1730号

灵魂拼图

橘子宸 著

出版人 苏桦

总策划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

责任编辑 潘媛

特约编辑 罗婷林碧

封面设计 A BOOK壹书工作室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SOHO办公区A座贵州出版集团 邮编550081)

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字数 300千

印张 10

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1405-1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 0731—88282222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—84210715

楔 子	/001
第一章 凶案现场	/005
第二章 谷雨与白露	/009
第三章 小寒与夏至	/016
第四章 好女孩综合征	/023
第五章 漆弹射击比赛	/036
第六章 求婚幻想曲	/043
第七章 爱你恨你	/050
第八章 登徒浪子	/058
第九章 旧人归来	/064
第十章 冷暖他知	/073
第十一章 大悲大喜	/079
第十二章 大宅深规	/088
第十三章 过继养女	/096
第十四章 好人格坏人格	/107
第十五章 越爱越远	/116
第十六章 他的身世	/127
第十七章 挽留与出走	/135
第十八章 为了所爱	/143
第十九章 杀人动机	/155
第二十章 鸿门夜宴	/166

第二十一章 噩梦缠身	/177
第二十二章 你什么都不知道	/184
第二十三章 梦醒时分	/194
第二十四章 最终审判之夏栀	/200
第二十五章 重新出发	/207
第二十六章 爱是想要触碰	/215
第二十七章 地质队	/224
第二十八章 逃出追捕	/232
第二十九章 游乐园惊情	/238
第三十章 最终审判之顾瑜	/246
第三十一章 医疗大会	/255
第三十二章 奋不顾身	/262
第三十三章 文锦荣之死	/269
第三十四章 最终审判之白麓	/278
第三十五章 假面人格	/286
第三十六章 十二个时辰的约定	/293
第三十七章 日光指环	/305
第三十八章 我终于找到你	/312

一九九七年，夏夜。

一群穿着工装的地质学家围坐在篝火旁谈笑风生。明日他们就要进入魔鬼湖区域了，所以今夜都有些兴奋，就像一场末日前的狂欢。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横穿过这片区域，听说里面水流枯竭，干尸成片，谁知道进去后是不是真的就是末日了呢。

树枝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着，火焰升腾，散发出淡淡的松木香。七岁的小女孩病恹恹地靠在父亲的膝头上，她已经连续两日发低烧了。勘探路途辛苦，大人都吃不消，更何况一个孩子。

父亲从她的小背包里摸出一颗奶糖，剥开糖纸喂到她口里。这是她最爱的零食。女孩眉头短暂地舒展了一会儿，很快奶糖的甜腻味让她觉得喉咙有些干渴。她拿起身边的小水壶，却发现已经没水了。

“给。”旁边一个半大的男孩看了一眼自己壶中还剩下的小半壶水，抿了抿干裂的唇，将水壶递给她。

这里是极度缺水区，考察小组虽然自带了饮用水，但水极其宝贵，每天都是按人头有定量配额的。

男孩是考察队半路“捡来的”，并没有多余的水分配给他。因为副队长顾永年带着小女儿有两人份的饮用水配额，所以他主动承担了男孩的用水，每日把自己和女儿的水匀出一部分给他。

女孩现在病中需水量比平日要大些，男孩看在眼里自然知道知恩图报，主动把水让给小妹妹。

女孩抬头看了一眼父亲，不知该不该接。顾永年点点头：“喝吧。说谢谢哥哥。”

“谢谢哥哥。”女孩略带歉意地接过男孩的水壶，仰头灌了一口，还剩下半还给了他，并报以甜甜的微笑，“我喝好了。”

顾永年见大家聊得正酣，暂时没有要睡的意思，便从身后的登山包里捧出一把石头放在火堆前，说：“我们来玩一把猜石头。”

新疆盛产玉石，而他们所在的这片区域正是矿区。顾永年习惯了沿路收集些不同的样本，虽不至于块块石头里面都带绿，但眼睛毒的总可以从这里面挑出些好货。这些石头里的玉大多含量小不值钱，权当一路上消遣的游戏，不过术业有专攻，尽管是游戏，也是考验真本事的时候。

男孩好奇地盯着他们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。一直独自在一边自娱自乐的外聘向导小夏也凑了过来。连病恹恹的小女孩都坐起了身，饶有兴致地围观。

所谓猜石头就是市面上常说的赌石，以肉眼来判断石头里面的翡翠含量、成色以及水头。买定离手，所谓一刀穷一刀富，靠的都是眼力和经验。大家先凭肉眼挑拣出几块表皮结晶细小、硬度高的砾石放在面前，都是确定会带绿的，再各自挑选自己觉得价值高的。

这些石头其貌不扬，光看外表和地上任何其他石头并无二致。

“嘿，今儿手气真不错！”其余的人还在犹豫不决，顾永年已经拿起一块表皮黑红和一块纯黑的原石。黑红的原石表皮上露出些许绿线，表皮内凹，而纯黑的那块绿色呈团状，表皮相对凸起。

他将两块石头伸到女儿和小男孩面前：“你们一人选一块吧，都是好东西。”

女儿先挑了那块黑红色的，男孩才取了剩下的那块纯黑的。

“还没开呢，就知道是好东西？”说话的是小夏，他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了，相石也算一把好手，但也没有这透视眼功能。

队长朱喜“噉”了小夏一声。他没有参加游戏，只在旁边挤眉弄眼地嘲

笑其他人：“你们和老顾比猜石头，太自不量力了。你们不知道老顾的外号叫‘眼镜蛇’啊！”

队里一个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资历浅的小姑娘顺口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朱喜就等着有人接茬，立刻绘声绘色地说起缘由：“一是因为我们老顾戴眼镜，二是因为老顾的眼力是院里出了名的毒。这第三呀，当然是因为老顾长得帅，魅力无边。他盯上谁，谁就跟中了眼镜蛇的毒一样，逃也逃不脱咯！”

顾永年嗔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哭笑不得：“你呀你……这张嘴。”

大家各自挑完心仪的石头，用考察队带来的设备剖开石头对比。毫无悬念，顾永年获胜。他挑的两颗石头里头都有成色不错的翡翠，虽然含量不多，但拿到市面上卖个小几百的也是绰绰有余。

小女孩把石头对着火光照。这么小的孩子没有钱的概念，只觉得石头里面隐隐的绿色很神秘很好看。反而是大她几岁的男孩觉得东西太贵重，不肯要。

顾永年一边把石头往孩子兜里塞一边说：“在这地界儿，一块玉石不如一口水来得珍贵，我们带着是个累赘，你带在身上万一遇事还能应个急。明天就要分开了。怎么？还是不肯告诉我们名字吗？”

男孩摇了摇头。他不能说出他的真名，一旦说出来，警察叔叔就可以查到他的户籍信息，然后一定会把他送回家。

他是顾永年他们从人贩子手里救下来的。原本要去B市的他被拐卖到了新疆，幸好遇到了考察队的人。

那时候他吸入了人贩子的迷药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目光呆滞只知道跟着人贩子走，还是顾永年的小女儿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不对劲。如果不是遇到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明天就要到新疆最大的军区，他会被移交给部队的人送到离这儿最近的镇上的派出所。如果他坚持不肯说出名字，只说自己来自B市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被送去B市警局。而考察队的人会继续出发前往魔鬼湖考察。此一别，也许今生就再难相见，想想还是有些难舍的，男孩露出两难的表情。

顾永年笑着耸耸肩，表示并不在意。萍水相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说

的事，名字也不是什么非知道不可的事。他抱起伏在他腿上睡着的女儿进了帐篷。

第二日，他们在军区门口告别。顾永年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头，说：“小鬼头，自己一路多小心。不管是为了什么出来，要记得回家的路。”

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又看向小女孩。

小女孩跑到他面前，递给他最后一颗糖。她低烧未退，小脸蛋还是红扑扑的。女孩主动上前环抱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小哥哥再见。可不要再被坏人骗走了。”

他的眼眶微热，第一次出远门便遇到这样的事也足够惊心动魄，还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让他心怀希望。

他对小女孩说：“你也是，一路平安。”

“你以后会来金陵找我玩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拉钩。一定要来找我哦！”小女孩的笑颜灿烂得像新疆四十几摄氏度的太阳一样耀眼。他不禁皱了皱眉，裤子口袋里的石头贴着大腿一片滚烫。

那温度直接将他从睡梦中烫醒，他猛地坐起身，掀开被子一看，才发现昨夜手机放着歌就睡着了，挨着大腿，温度滚烫。

他揉了揉太阳穴，感觉头有些疼，脖子上的翡翠平安扣发着幽幽的绿光。

“一定要来找我哦。你答应我的。”他好像听见耳边有人这么说。

▶ 第一章 凶案现场



L I N G H U N P I N T U

“给我一颗糖。”110 紧急求助电话的接线员接到了一个孩子的电话。

“什么？”接线员表现出不解，猜想着是不是个恶作剧。

“外公每天都会给小栀一颗糖。家里的糖吃光了。我饿。”

“小朋友，你家大人哪儿去了？”

“家里只有外公，外公不见了。”小女孩说话带着一点京腔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

接线员敏锐地意识到有问题，立即询问了她家的地址，好在孩子表述得非常清楚。虽然恶作剧的可能性很大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接线员还是通知了附近一名警员去查看情况。

警员一进门就闻到了令人作呕的腐臭味，凭直觉就知情况不好，立刻呼叫了总部支援并封锁了现场。刑警队的人在一楼的工作室里找到了尸体，同时发现了坐在血泊中的九岁的小女孩——夏栀。

死者是这栋别墅的主人，现今当红的京派玉雕大师——傅平生。

这栋别墅地处郊区，人烟稀少，傅平生又是经常见不到踪影的艺术家，如果不是他的外孙女夏栀报警，尸体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会被人发现。

夏栀被女警抱走，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受伤。年轻的刑警队长奉培正在勘查现场。

傅平生的尸体被发现时，正立在工作室的玻璃陈列柜里。大概是因为玻

璃柜不够高，尸体保持着跪立的姿势，头垂在胸前，看上去像认罪的姿势。

他是被人割喉而亡的，法医对比过伤口形状，凶器就是他工作台上用于雕刻的篆刻小刀，放在很显眼的地方，并没有被带走。

傅平生生前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京派玉雕大师，发生凶案的地方是他在京郊的一栋独立住宅，也是他和外孙女的常居地。

根据资料显示，他的籍贯是新疆，早年丧偶，独女和女婿在几年前的一场车祸中身亡。二〇一〇年，已经成名的他带着唯一的外孙女从新疆搬到北京生活。他一直未曾续弦。

外界都说他是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，不过也有传闻说他命里带煞，克完家人，最后克死自己。

奉培当然不信这些无稽之谈，刑警的工作就是从荒谬的表象中剥离出真相，他信步走在傅家别墅里试图找出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。

这是一栋很舒适的两层楼小别墅。一楼是客厅、开放式厨房，以及占地面积最大的雕刻工作室。二楼是他和外孙女的卧室，还有一间空置的客房。室内装修古色古香，二楼每扇窗外都栽了花草，看得出主人很有情调。

房里的茶几、书桌和窗台上都摆了不少他和外孙女的合照，看来傅平生确实很喜欢这个外孙女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谁会不喜欢自己的家人呢。

据傅平生圈子里的朋友说，因为玉石原材料贵重，他的手艺又很值钱，所以他的工作室安了智能锁，需要指纹扫描才能解锁。具体有几个人的指纹可以打开这锁不得而知，但他的孙女肯定是其中之一。

奉培走进工作室的时候不知道踩到了什么，感觉脚下有些黏黏的。他小心地移开皮鞋，看见一小块被踩脏粘在地板上的白色物体，看上去像口香糖之类的东西。

他转头跟痕鉴组的同事说：“把这一块黏稠污渍带回去化验。”

有同事提着小箱子过来，蹲在地上把那块东西铲进了证物袋。奉培则继续在工作室里搜查。

工作室里所有的陈列柜，除了陈尸的那一个外，其他的都放着傅平生的得意作品。

奉培看到了好几个在收藏杂志和拍卖行有着高曝光率的名作。

他不愧为国家级大师，每件玉雕作品无论大小，都色彩分明、神态逼真、动感强烈，尤其是他对色彩的把控，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黄色寿山石的罗汉、青花白玉的老翁、碧玉雕的翠鸟，件件皆是精品。

与奉培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挚友孙衡对玉石颇有研究，他也耳濡目染跟着学了不少。如果这不是凶杀案的现场，他应该会有兴致慢慢品味一番，但现在再好的艺术品在他眼里也只有是证物和不是证物的区别。

他量出了陈尸的玻璃柜的长宽高，将数据发给了孙衡，问：“据你了解，傅平生有没有大约高 1.3 米、宽 0.86 米、厚 0.6 米的作品？一定得是他本人很满意的那种。”

对方很快回了信息：“傅平生二〇〇九年评上国家级玉雕师的参赛作品，也是他的成名作——《人间四月》，就差不多是这个尺寸。”

奉培拿出手机搜索“人间四月 玉雕”的信息，网页很快就弹出了很多图片与描述，当年不少新闻都争相报道了这件获奖作品。

据说这是傅平生花费了七年时间打磨出的一件大型玉雕作品，用料是一块罕见的巨型四色玛纳斯玉石。他用翠色雕出了柳枝，白色雕为荷花，黄色作梧桐，红色成蜡梅。每株植物旁都有一个姿态各异的美人，栩栩如生。媒体将她们称为“四月美人”。

傅平生将人间四季和谐地融在了一幅美景中，既清新脱俗，整体又不失恢宏大气。正是这个作品，奠定了他京派顶级玉雕大师的身份。

可是这块玉石现在陈列在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中，已和馆中工作人员确认过没有丢失，那这个空陈列柜里究竟陈放的是哪件作品呢？傅平生被杀，作品失踪，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？

奉培盯着跪在玻璃柜中的尸体陷入了深思。

夏季气温高，尸体已经出现巨人观，挤在玻璃上，法医将尸体搬出来费了不小的劲。经初步鉴定，傅平生死亡起码超过三日，他的舌头与性器官均被切除。这个线索带有明显的指向性。除此之外，奉培还在死者的衬衣领上找到了一点紫红色的口红印渍，应该是不小心蹭上去的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和某个神秘女人保持着两性关系。

他们还在傅宅门口的信箱里找到一封恐吓信，信里暗示傅平生一定会为自己做的一切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不知道这封死亡预告信件是否与凶手有关，但显然傅平生生前并没有发现这封信。

奉培决定先从死者的两性关系着手开始调查，现场证据这么多，他很有信心迅速破案。

正当他信心满满地准备收队回局时，在医院的女同事打电话告诉他一条重要信息：“夏枢一直说家里地下还有个小姐姐，样子不像撒谎。她还说那个姐姐叫顾瑜，本市的失踪人口里确有其人，我已经通知了家属。奉队，你们再仔细查一遍，那套房子里恐怕还有地窖之类的地方。”

奉培精神一振，举高双手拍了拍，组员们聚了过来。他命令道：“你们仔细找一找这套房子里有没有什么隔间、暗室、地下室之类的地方。凶手可能还藏在这里！”

▶ 第二章 谷雨与白露



L I N G H U N P I N T U

顾瑜从床上爬起来，她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，主人连续五天没有来看过她了，她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。

潮湿的地窖，因为夏天的来临稍微干燥了些，但洗过的床单晒了两天还是怎么都干不了，顾瑜发愁地盯着潮湿的床单。

如果主人来的话，求他让她出去晒一下床单，他应该会同意吧？毕竟她的表现一直很好，不需要他担心。

主人心情好的时候会带她到上面去“放风”，甚至在房子的四周活动都没有问题，如果被人看见只要说是傅家的保姆就好了。

可是他怎么这么久没有来，难道是有了另一个情人？顾瑜对着镜中的自己思考着这个问题。

她的五官日渐长开了，比起十七岁她刚来的时候变得更有女人味了。虽然头发因为长久晒不到太阳而变得枯黄，皮肤也是苍白的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是美丽的。这也是当初她被主人盯上的原因。

那个女人会比我好看吗？顾瑜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竟然是在吃醋，自己已经离不开主人了。

凭良心说，主人对她还不错。虽然她只能住在地下室里，但是主人给她准备了床、书桌、梳妆镜和单独的洗手间，甚至还给她买了一台电视供她消遣娱乐。

顾瑜打开电视，抱膝坐在床上看新闻，新闻里正在跟踪报道一起凶杀案。

她觉得电视里的房子有点眼熟，有个女记者在介绍着屋里的情况：“我们可以看见警察已经在房间里搜索到证人所提供的地窖，不知道能否找到地窖中被囚禁七年的少女。全国人民都心牵着少女的命运，谁能想到一代玉雕大师竟会犯下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！”

被囚禁七年的少女？顾瑜有点恍然，已经七年这么久了吗？

实时镜头透过玻璃窗，可以看见房子里面有一队警察拉开了地板上的暗门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顾瑜听到了上方的动静，接着一束光线从头顶照了下来，她下意识抬起了手遮住眼睛。

“举起手！别动！”跳下来的一行人对她大吼，“唰唰”举起手枪对准她，一时间宽敞的地窖变得很挤很乱。

顾瑜吓得尖叫，原本就苍白的脸上更是血色全无。

“小鱼别怕！别怕……是我。”有人穿过人群从光束中跑来抱住了她的头，轻声安抚道。

警察们见状也放下了手枪，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。

“哥？”睽违七年的声音，依旧是像刻在骨子中一般记忆深刻。顾瑜讷讷地抬起头，看到了曾经朝思暮想的那张脸。

顾瑾还是记忆中那么英俊，只是瘦得厉害，脸颊两边都快陷进去，好像被囚禁七年的那个人是他。

顾瑾紧紧地搂着顾瑜，力量大得快要要把她的肩骨捏碎。顾瑜觉得很痛，可是她早已被训练得不会喊痛，所以她用力地朝着所有人笑，笑得比谁都开心。

顾瑾是医生，所以在救护车到之前，他先给顾瑜做了个简单的检查。检查结果比他想象中要好一点，她没有明显的外伤，身上虽然有些疤痕，但已经是陈年的伤痕了，数量也不多，另外还有点轻微的贫血症状。

但身体上的伤害不代表心理的伤害，只要想到这七年里傅平生可能对顾瑜做的事，顾瑾就觉得心疼得喘不上气来。那些看不见的心里的伤痕，也许用一辈子都无法抚平。

顾瑜的脚踝上还戴着脚铐。一个年轻刑警蹲了下来，想替她打开脚铐，她下意识将双脚缩进了睡裙里，因为太脏了，她不想被别人看见。

为了防止她逃跑，主人没有给她买鞋子。她每天赤着双足走来走去，长年累月，那些污渍就像沁进了她脚底的皮肤，怎么都洗不干净，很是肮脏丑陋。顾瑜一贯是爱美的，她不能容忍自己身上这样明显的缺陷被别人看见。

“没关系。”刑警满眼鼓励地看着她。他的眼神很真诚，但她执拗地不肯将脚伸出去。

最后是哥哥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放在警察的膝头，她才小心翼翼将足尖放在手帕上。

甫一放上去，刑警的大手马上包住了她整个脚掌。她感受到暖意传进肌肤，却忍不住全身战栗。

好在脚铐很快被打开，但她的脚踝处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血印。

哥哥心疼地盯着她的脚踝，那个刑警将她的白色长裙拉下来挡住那道伤痕，说：“好了。”

她被哥哥搀扶着走出那栋囚禁了她七年的房子，记者一窝蜂围了上来，她还看见了刚刚电视里的女记者。

他们把话筒尽量往前伸着，希望她回应他们的问题。

“你是怎么被傅平生抓到这里的？”

“他有没有虐待你？你有遭到性侵吗？”

“是不是你杀了傅平生？”

她想回答，张了张嘴却感到缺氧一般的难受，就像一尾刚离开水的鱼还不适应陆地的生活。

原来主人说的没错，人，真的有奴性。

她现在竟然只想躲回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窖里，仿佛只有那里才能给她安全感。

还是刚刚那个年轻的刑警打断了记者的采访：“她现在要去医院接受检查，请让让。”

年轻刑警一边不带感情地打着官腔，一边手下毫不留情地将站在前排的记者们往后推离顾瑜身边。人群里传来此起彼伏的“哎哟”声，有人脚跟踩

到后面人的脚趾，有人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

顾瑜不合时宜地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她感觉到那个刑警意味不明地瞟了她一眼。

“警察怎么这样啊！”

“我们也有知情权和采访权。”

“信不信我写篇文章控诉你！”

年轻刑警朝他们无所谓地耸耸肩，说：“随你。”

虽然他看上去像个无赖，可是顾瑜知道他是好心，对他感激地笑了笑。

他一定是看到了，因为他低头的瞬间脸上也带了一点笑意，顾瑜一向很善于察言观色。

“你带着她先上救护车。”刑警给顾瑜和顾瑾开了一条路，让他们脱离了记者的包围。

两人爬上救护车，医护人员准备关门，顾瑜突然双手扒在救护车门上阻挡关门。她叫住那个帮她解围的刑警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奉培。”

“奉陪？好奇怪的名字。”顾瑜有点不解地歪着头。十个有九个听到他的名字第一反应都是这样。

“好了，快点坐回来。还要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。”哥哥拉了她一把，将她按回座位。

哥哥和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严肃，尤其是面对涉及她的事情，他就紧张得不行。七年时光好像并未改变什么。

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的，她知道。

哥哥将她的手攥得很紧，像是怕一松手她就会消失一样。想到她失踪的这七年哥哥是如何自责，她心口有些发涩，安慰道：“哥，我没事了。”

他的手更紧了，轻轻唤了她一声：“小鱼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像没听见一样，又唤她的小名：“小鱼。”

“嗯。”她耐心地又应了一遍。

是真实的呀。